

湖海文傳

第一函
第八冊

湖海文傳卷十三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辨

三江辨上

錢塘

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毘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尙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唯有一江以禹貢道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

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毘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唯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卷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

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繇而今
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
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
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其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
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毘陵志以荆溪爲中江唯
北江自從毘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
成之合爲一江也且三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
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傳
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
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
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
內傳以爲笠澤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

年之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
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具區
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矣是故今之
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
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
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間也許慎謂江水東至會
稽山陰爲浙江闕駟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
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澈浦其枝分厯烏程餘杭二縣
與浙江合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
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越語言句踐之地
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
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

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旣先後合于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卽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卽二家之是非判然矣崇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爲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間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况二江上流內傳亦有可考

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
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
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杜預謂宣
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酈道元所謂南江逕宣城之臨
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
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
也地志曰高淳之中江爲胥溪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傳會
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
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溪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
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溪之所繇
來矣然則江漢旣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源于
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江漢各爲

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
海處耶曰孟堅於蒯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
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
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
江旣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
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
焉耳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奈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
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
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與然則予之不從康成
未必非康成之意也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
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
取焉作三江辨

三江辨下

錢塘

余既考定禹貢三江以班固之說爲確不可易因思此說也孔穎達尙書正義已用之而蔡氏集傳之所用者則庾仲初之說卽穎達所謂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者也余考仲初所云東江者卽漢志之南江從吳縣南餘姚入海者也其云松江者卽漢志之中江從陽羨入海者也惟舍北江不數而顧數叟江爲失之水經注亦言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則仲初所言尙未大謬而不得爲禹貢之三江者禹貢道原于彭蠡仲初道原于震澤所起不同故也夫道原于彭蠡者上流之三江也道原于震澤者下流之三江也下流之三江係東吳一隅上流之三江係揚州全城禹之道江漢以入海也爲一

隅耶爲全城耶此易知也仲初之志謂三江入海然後震澤底定若三江必悉出于震澤而揚州之患亦無大于震澤之不定者則偵矣夫揚州之患不在震澤而在江漢震澤偏處下流其爲患小江漢則遠自雍梁數千里之外由荆入揚其滙爲彭蠡也適當揚之上流揚州之境所以盪爲洪波有陸沈之歎者由江漢不能朝宗反挾彭蠡之水奔涌四出不可禁制故也豈止一震澤之未定也哉禹疏爲北江道江漢之水使之安瀾入海上流鬱怒歎薄之勢裊其大半矣又必道二江以入震澤者洪水方割之日江漢挾彭蠡東行北江不能盡泄也而二江所行爲漢丹陽宛陵會稽諸郡之地又多長山峻嶺飛流激湍數日霖潦眾水交赴若是者安歸乎歸於震澤耳北江雖通不能泄而去之也禹釀爲二渠輸之震

澤復使分道入海上以泄北江不盡泄之江漢下以泄北江
不及泄之衆水有北江以拊一州有二江以安數郡如是而
揚州之患息矣夫使揚州之患僅在震澤則疏其下流可也
然亦必上流治江漢無江漢則雍梁之水何以泄江漢者所
以泄雍梁之水三江者又所以泄江漢之水禹之疏三江不
自上流而安自哉後世北江尙存而二江廢矣其廢之也以
其爲東吳患雖然何患耶患在海口不通耳非以二江入震
澤而爲患也今使北江之海口不通能不爲患乎則使二江
之海口常通詎必其能爲患乎且二江不入震澤非特無利
于東也適遺患于西何者以丹陽宛陵諸郡之水不能盡泄
之北江也泄而溪澗迂迴不能旦夕去也是故微特北江不
可無卽二江亦不可廢後世之廢二江毋乃爲仲初所誤與

夫以三江爲出自下流則上流可棄矣甚矣仲初之妄也不可以不辨

大王翦商辨

黃之紀

余自幼疑翦商之說謂大王至聖宜無此理及讀爾雅而疑乃釋爾雅云翦勤也翦商謂勤商家也實始云者謂大王當祖甲之時始勤勞以輔王家也蓋殷自湯以後賢聖之君六七作至祖甲而政始衰竹書紀年云王舊在野及卽位知小人之依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始衰大王勤商其在斯時乎說文讀翦爲戠引爾雅戠字之詁以解之不知爾雅本有翦字之文也大王當祖甲之時去中宗高宗未遠後二百餘年商始亡至武王十三年以前尙臣事紂則大王必無翦商之志可知也大王以季歷有聖子欲傳之不過欲延國祚

耳說者乃謂大王有滅商之心大伯不從逃之荆蠻大王之心愈無以自白于天下後世矣顧炎武云大伯不從謂不在大王之側史記云大伯亡去是以不嗣觀此而大王之心可知矣

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辨

魯嗣光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爲義大矣先王通幽明之情而制爲祭禮祭祀之神蓋不可以徧與而其至重者有三天神也地示也宗廟也宗廟之祭自天子以至大夫士皆得行之然其分有限其制有殺故七廟之祭惟天子得行之遠而上推於天天體大而氣尊非夫人之所得祀也惟夫德足配天而澤足被物者則羣奉爲天地之主而得以主其祭故冬日祭

天園丘而報其始夏日祭地方澤而報其成歲一行之有常儀不敢疎亦不敢數昭其誠也有故則使冢宰宗伯攝貴誠之道亦尙德之義也記曰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可謂得制禮之精矣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嘗讀其說而疑焉疏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固矣然考古人之居喪也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使其爲繼世之嗣君而居先君之喪則古者人君必除喪然後卽位未卽位以前雖有主天地社稷之權而未有主天地社稷之實其使冢宰攝祭也固不待言若其爲在位之人君而居母后之喪則準諒闇之禮而使冢宰代攝亦可也奚必越紼而行事哉且天地社稷之祭必用盛服使在喪而祭亦準

常禮以行事則三年之喪衰麻在身固不可以一日去若謂卽服喪服而祭則古人居喪猶不敢以私服見尊者况赫赫天地社稷而可以凶服祭乎或曰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耐之後可以卽位而爲天地社稷之主矣旣爲天地社稷之主又何不可以主天地社稷之祭曰先王制禮天子七月而葬葬畢而虞三虞卒哭使其爲卒哭以後之祭則不當曰越紼而行事今日越紼而行事則其不在卒哭以後明矣且禮謂卒哭而耐特言其耐之速耳未嘗有變服之文也服未變不可以卽位未卽位則不可以主天地社稷之祭雖曰歲一行之然四時迎氣大旅四望皆天地社稷之類而不可以常服行事也一歲之中而數變其喪服於孝子之心其能以安乎且非傳所謂事親如天事天如親之義也考周官大宗伯職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而天官亦有宰祭之文注不與謂喪與疾也或又謂凡祭皆可攝唯天地社稷之祭不可攝夫祭祀以爲民也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人君未除喪以前不聽政不理民以治平之權付之冢宰冢宰承王命而保乂萬民以其所以成民者上告天地社稷于孝子仁人之義兩無所妨天地社稷亦從而饗其祭固無害于不親往也今必執宗子之義而謂天地社稷之祭不可以攝則先王制禮其有所妨而不能行者固已多矣先儒程子有言殯宮猶在堂于時無由致齋又不能去喪服衣祭服天地之祀使冢宰攝可也可謂得其義矣若夫王制之文其真僞固不可知而攝祭之禮禮經具有明文且以禮義求之而又參以先儒之成說則此義固不待辨而自明矣

辯四明萬氏兄弟論禘之失

顧棟高

余旣博稽經傳定議以爲禘兼羣廟之主不追所自出已復遍考諸儒之說以叅其同異而四明萬充宗氏著學禮質疑有禘說四篇其弟季埜復著論九首俱精詣博辨凡古今名臣學士禘祫之義靡不搜剔遞隱考正疑互以求一是厥功甚大然愚嘗取而覈之季埜取孔氏穎達之說謂禘卽祫祫卽禘更無差別者其說與余同其謂禘兼羣廟之主徵諸長發之詩詳列元王相土成湯以爲羣廟合祭之證其說亦與余同至駁杜預稱禘爲三年喪畢之吉祭謂此乃魯末流之失宣聖特書以示譏不可爲典要議尤精當不可易獨其兄弟並謂禘兼羣廟之主復上追始祖所自出其說蓋亦本于程子及陳用之胡明仲黃楚望諸儒之說而不知其理之不